

阅读

大西北是苦难和血性铸就的土地

大西北是一部苍茫雄浑的史诗

大西北是一幅充满诱惑、神秘和魅力无穷的画卷

大西北

郭保林 著

■ 山东友谊出版社

阅读

YUE DU DA XI BEI
YUE DU DA XI BEI

大西北

郭保林 著

山东友谊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阅读大西北/郭保林著. — 济南:山东友谊出版社,
2001. 7

ISBN 7-80642-445-8

I. 阅… II. 郭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 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38738 号

阅读大西北

郭保林 著

*

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:250001)

青岛新华出版照排公司排版

山东旅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 11.375 印张 4 插页 270 千字

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642-445-8

I · 83 定价:25.00 元

内 容 简 介

大西北是苦难和血性铸就的土地。

大西北是一部苍茫雄浑的史诗。

大西北是一幅充满诱惑、神秘和魅力无穷的画卷。

这是作家郭保林一部表现大西北的散文力作。

作家视野宏阔，气势磅礴，感情充沛，意象丰饶，艺术地再现了雪域高原、大漠、戈壁、草原、冰川、雪峰、江河湖泊、丝绸之路壮美的自然风光，以及大西北的民族风情、宗教文化名胜古迹和他们多姿多彩的生活。

作品极富鲜明的特色，笔触雄浑不乏细腻，苍健不失婉约，富有诗化之美、哲理之美、崇高之美；具有浓郁的民族意识、历史意识、生命意识和宇宙意识，给读者以多维的审美体验。



2000年夏，作者在内蒙古草原（陈少梅 摄影）

我在草原上追赶落日

汽车在奔驰。驰过苍^々的绿，驰过莽^々的绿，驰过起伏跌宕凸凸凹凹的绿，驰过缠缠绵绵^々、浓^々稠^々的绿。车辆在绿浪翠涛上轻轻碾过；留下两抹浅浅的痕，风一吹，那痕迹便无影无踪地消失在绿的辽远和苍茫中了。车前苍^々，车后茫^々，茫^々苍苍莽^々。我们在绿中挣扎，翻腾。偶尔出现一棵树，耸起一尊绿的雕塑，想打破平庸吗？想创造传奇吗？但是，在这伟大无以伦比的背景上，那树显得极渺小，很寂寞，像一尊孤魂，一声轻^々的叹息，给荒荒大原只留下一缕如烟的苍凉。

汽车依然奔驰。

草浪汹涌着，澎湃着，呐喊着，喧嚣着，扑扑啦啦，连绵不断地向车窗扑来，溅我一身草绿、草香，一股浓^々的蒙古味。我有点惊慌，又难以躲闪。眼前的风景一卷卷铺过来，铺开来，铺成一曲牧歌，铺成一首古乐。

作者简介

郭保林 山东省冠县人，1969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，现任某出版社编审。已发表文学作品400余万字，结集的有散文集《青春的橄榄树》、《有一抹蓝色属于我》、《绿色的童话》、《五彩树》、《一半是蓝，一半是绿》、《春天的蓝方程》、《郭保林抒情散文选》、《郭保林游记选》等9部；长篇传记文学、纪实文学《高原雪魂——孔繁森》、《塔克拉玛干：红黄黑》、《大河息壤》等4部；中短篇小说集《远山的雾》等。其作品曾获省级和全国各类文学奖项20余种，并被近百种文学选本收入。

责任编辑：单虹

装帧设计：宋悌

目 录

- ◆ 草原,一页绿天
——巴音布鲁克笔记/1
- ◆ 草原无标题/17
- ◆ 我在草原上追赶落日/24
- ◆ 浪漫的草原/29
- ◆ 秋日草原/36

- ◆ 昨天的地平线/43
- ◆ 感悟天山/66
- ◆ 阳光下的风景
——河西走廊掠影/76
- ◆ 走阳关/87
- ◆ 玉关情/95
- ◆ 夜读嘉峪关/103
- ◆ 凭吊交河故城/112
- ◆ 痛苦的土地
——吐鲁番巡史/123
- ◆ 戈壁有我/136

目

录

- ◆ 大漠走笔/142
- ◆ 龟兹乐舞之源/150
- ◆ 那情调 那色彩 那构图
——秋天的喀什噶尔/162
- ◆ 青春寻找自己的风景
——情满塔里木/172

- ◆ 黄土高原赋/202
- ◆ 山水的圣经
——写给最后的三峡/219
- ◆ 大宁河与川江号子/226

- ◆ 佛风荡漾的圣城/233
- ◆ 太阳走遍高原/255
- ◆ 高原问天/267
- ◆ 生命的废墟/275
- ◆ 面对崇高
——喜马拉雅山断想/284
- ◆ 走进和走出哲蚌寺/294
- ◆ 白色的图腾/304
- ◆ 牧人的岁月
——当雄纪事/311
- ◆ 纵笔纳木错/326
- ◆ 曼荼罗的精灵/333
- ◆ 如歌的雅鲁藏布江/344
- ◆ 祝福拉萨/354

- ◆ 后记
——文学,在路途中/358

草原， 一页绿天

——巴音布鲁克笔记

沉默的草原

福楼拜看到草原心里便涌出一种快感，希望自己变成一头奶牛，好去吃草。我走进天山南麓这片美丽的巴音布鲁克草原，真想变成一匹马，一匹孤独的马。我觉得这草原应该属于我……其实我应该骑着马，一匹白马，像童话中的白马王子走进情人的怀抱。

巴音布鲁克草原位于静和县西北部，在天山中部，伊犁河谷地东南。广袤无垠的巴音布鲁克草原是古代游牧民族的乐园，是牛羊马驼的天堂。秦汉以来，乌孙、月氏、匈奴、唃廝囉、铁勒、突厥、回鹘人

草
原
，
一
页
绿
天

游牧于此。清乾隆年间，卫拉特蒙古准葛尔部首领在此建鄂托克，乾隆三十八年（公元1733年）东返故土的土尔扈特渥巴锡辖南路四旗迁至游牧。巴音布鲁克，蒙语意为富饶的泉水，亦意称水草丰美的地方。

天蓝、地绿，构成大草原单纯而壮美的风光。我们车子就在这阔大的风景里奔驰。车窗外是阳光的伊甸园，阳光在歌、在舞、在吼、在叫，却是无声的。只有我们的车轮轧过草浪，发出缠绵的情语般的呢喃声。

草原是宁静的。这是气势磅礴的静，大度豁达的静。这静里蕴含着一种精神，一种囊括万千意韵，襟怀风雨雷电而又沉默不语坚实的静。这静酝酿出一种哲学和宗教的氛围，只有哲人和信徒们才能进入它的境界。

不知是命运的注定，还是上帝在冥冥中的安排，我生命的坐标总是指向荒凉和空旷。我觉得只有大西北的旷野、戈壁、大漠和蒙古高原的大境界、大空间，才能容得下我一颗骚动的灵魂，铺得开我成吨成吨的情感。我喜欢草原，草原的辽阔，草原的舒朗，草原的纯净，草原的恣漫。那飞翔的云，那潇洒的风，那奔驰的马，那如云卷般的羊群，那山岭跳跃的线条，那河流动荡的旋律，都透露着一种生机勃勃而坦然自信的心态！再浮躁的人，再浅薄的人走进草原，也会变得雄沉和宁静。

在一片草场上，我们停下车来，坐在绿茵上，望着连绵而来的绿浪，波涌着，飞溅着，向天边荡去。那是一种墨绿，油汪汪的，把天的一角也润透了，蓝天也变得绿蒙蒙的化为草原的一个组成部分。草原，一页绿天！是啊，草的叶脉里就有着太阳的基因，流淌着太阳的血液，它是太阳的儿子，是天空的兄妹。

我想起十二世纪，当成吉思汗征战花刺子模国凯旋归来，

马的屁股上系着国王的头颅，战刀上凝固着敌军的血污，当他率领部众踏进这片美丽的大草原，大汗惊喜地勒住马缰，打起眼罩，鹰隼般的目光扫描着绿草无边、雪山玉冠、静水如碧的土地，兴奋地叫道：“巴音布鲁克！巴音布鲁克！有水草的地方就是我们蒙古人的家园！”于是爱你没商量；于是就留下一支军旅；于是大汗的马蹄就在水草丰美的土地上盖下一枚枚鲜艳的图章，偌大的巴音布鲁克便划入大蒙古帝国的版图。哈萨克、维吾尔语言的土地上，便播下蒙古语的种子。

我在草地上徘徊，眺望无边无际的草原，风拨动着浪琴，发出窸窣窸窣的声响，那是草原的语言，是大地的语言。而那牛群、马群、驼群，还有狼群、虎群、兔群，还有昆虫和飞鸟，河流和山脉，都展示了它们与巴音布鲁克草原的血缘关系，是那样和谐、自然。蹄鼓、兽鸣、鸟语、水韵，这一切都是从草原上生长出来的，和民族语言一样极其丰富，且具有动人的情韵。

啊，巴音布鲁克！

你是敕勒歌的旋律。

你是艾略特智慧的灵感。

你古典脉脉，现代眈眈。

你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交媾分娩的情诗。

岁月悠悠，八百年了。谁曾想到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后裔的秉性发生了变异，化剽悍为温厚，化狂妄为谦卑，化激动为恬静，化狂躁为安谧。在天山脚下，绿草从中，搭上帐篷，牧羊养马。丰美的水草，散淡的风景，陶冶了他们性情，也净化了他们的心灵。

乾隆三十六年（公元1771年）这里出现近代史上“最光荣的事件”。早在一百四十年前，成吉思汗帝国的另一个部落曾移居在伏尔加河流域，他们忍受不了沙皇的残酷虐待，思

念故邦热土，想东归祖国。但是沙皇政府派兵横截竖拦。十七万人口的土尔扈特蒙古在他们的首领、十九岁的英雄渥巴锡的率领下，男女老幼赶着牛羊，浩浩荡荡迎风冒雪开始了漫长的大迁徙，他们一边和堵截的沙皇军队作战，一边艰辛跋涉。渥巴锡骑着白龙驹，手持戟枪，高喊着：“我们子孙永远不当奴隶，让我们回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！”穿过冰雪覆盖的伏尔加河，翻越巍巍的阿尔泰山，回到了巴音布鲁克草原。清政府得悉后表示极大欢迎，立即指派察哈尔蒙古部族积极参与接济土尔扈特部众活动，并捐赠牛一万头，羊一万只，皮袄二千件，于是广袤的巴音布鲁克草原，又出现新搭的帐篷，新点燃的牛粪烟。

土尔扈特蒙古部族的东归，反映了中华民族固有的凝聚力和强烈的向心力，反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互相依存，共同发展的血肉关系，连西方学者也誉为当时“最光荣的事件”。

前面出现一座帐篷，一位老人看到我们到来，走出帐篷。他是典型的蒙古人，高颧骨，塌鼻梁，前额突兀。他用眼睛盯着我们，他脸上皱纹纵横，是一部风风雨雨、浩浩荡荡的历史，是整个巴音布鲁克草原的缩影。和老人攀谈起来，原来他爷爷的爷爷就是那次大迁徙中的一员。老人说，那次东归，有许多亲人死在沙皇军队的枪弹下。谈起往事，老人忧郁的眼睛饱含着一种深情。

我们听着老人的讲述，望着这苍茫碧绿的草原，伤感和豪气同时在心中升起。然而，这一切都融进了草原的历史，和草原牧人滚沸的血液中。我想起了古希腊的史诗《伊利亚特》，想起了蒙古族的史诗《江格尔》，想起成吉思汗的传说，想起许多美丽的神话故事，让人强烈地感到，为了爱的妒恨和仇杀，是非常悠远的，它属于神灵，更属于人类。

弥漫在草原上的大气是平和的，安谧的，没有声音，静默里甚至能听见草原思想的流动声，草原意识博动的潺缓声。在这种氛围中，顿时会有一种精神褶皱被熨平的惬意感，人，也会变成一股青烟，一抹蜃气，一缕温馨的氤氲，一种忧郁的哲思，在这茫茫草原上横溢流淌……

草原是沉默的。这沉默是歌，一支美丽忧伤的歌。

早晨的鹰

巴音布鲁克草原的早晨有着一种梦幻般的美。当太阳从东边的山包上兴起时，整个草原便被霞光浸润，漾溢着初潮的红润，变得妩媚、婉约、明丽、丰盈。青草、野花幸福地颤栗着，惊悸着，仿佛初恋的少女期待着情人的到来。随着太阳的升起，磅礴的朝霞汹涌澎湃，轰轰烈烈地扑来，天空和大地都燃烧起来，四面八方红光闪烁，火星飞溅。然而早晨的风并不浮躁，也不激动，平静地掠过草滩、河流，摇起草的涟漪，水的波纹，花的笑涡，然后便悄无声地躲进那片蓝色的山坳中。我站在山包上，阅读巴音布鲁克草原壮丽的早晨，就在这时，我看见一只鹰，从霞光中飞来，从太阳的金轮中飞出来，像神话中的太阳鸟，像涅槃的凤凰，巨大的羽翼闪烁着毛茸茸的红晕，它悠悠地扇动着，飞得很低很低，一圈一圈地盘桓着，双爪踏云，两翅生风，俯仰自如，无拘无束，像一曲如歌的慢板，一支优雅的圆舞曲。我看见它那双苍老的眼睛蕴含着一种忧郁，一种眷恋，一种淡淡哀伤。像是寻找什么。蓦然，它好像受到什么昭示，飞速加快了，翅膀拍打着早晨，霞光和天空被割裂了，顿时划开一道缝隙；风被撕扯得发出哧哧啦啦痛苦的声音。那鹰昂首云霄，越飞越高，化为一点墨渍，融进无边无际的红霞中。我觉得这鹰是

太阳的儿子，是苍天的骄子，它从哪儿飞来？又飞向哪里？它还会飞回来吗？

我不禁想起西藏神话中关于鹰的故事。藏人对鹰无限崇拜，鹰的形象在藏族宗教文化中无处不在，随处可见，山口路旁玛尼堆，村头屋顶悬挂的五彩经幡，寺庙经院的雕梁画栋和曼陀罗壁画中以及他们制作的“唐卡”上，到处能看到鹰的雄姿。在他们心灵的圣坛上，鹰自古以来就是一种神灵，它笼罩着一种神圣的光环。在西藏原始宗教——苯教中，就有鹰的创世纪神话：传说在天地鸿蒙之初，是一片空冥，后来生灵逐渐形成，光芒和光线在生灵中出现，光芒为父，光线为母，于是昏暗和黑暗也出现了。之后便出现了白色的冰霜，冰霜中又出现了一颗略呈白色的露珠，有了冰霜和露珠也就有了池塘。这片池塘便形成一层薄膜，并滚成一枚卵，从卵里孵化出两只鹰，一只白鹰，一只黑鹰，白鹰和黑鹰交合又产了三只卵，卵破裂了便出现神山和神灵，出现人和生灵……在这里，鹰可以说被视为苯教原始信仰中神、人、鬼“三界”的创世之神。在藏族人民的心目中，鹰还是战神的标志，是力量、勇气、生命的象征。苯教中的鹰还以“神圣大鹏”和其他许多神灵，被密宗大师称为“护法神”。至于天葬，将死者尸体切碎，和上糌粑，让鹰吃掉，那更是对鹰的无限崇拜，鹰被视为神鸟，人的灵魂被鹰带入天堂……

我第一次见到鹰，还是在帕米尔高原。夏天的阳光照耀在世界屋脊上，远处的雪峰冰川在阳光下熠熠闪烁。天空有大团大团的白云，野性的云狂妄得不可一世地独霸天空的广阔。突然，我发现一只鹰，它有点苍老，但仍不减雄健气度，站在突兀的峭岩上，昂着头，凝着神，敛着翅，风一阵阵扑来，羽毛被撩起，犀利的目光闪电般地极富有穿透力，凝视远方，俨然像一尊雕塑，孤独、傲岸、雄奇、高古。它身后

的雪峰冰川，凛然射出一束束白光，和阳光迅速交融，分泌出一种狞厉恐怖的透明体。这神秘的背景，更映衬出鹰的峥嵘、肃穆，桀骜卓然的风采。

它庄严得像宗教，像神——一尊战神和力神。

鹰，沉默着，是那种铜雕铁铸般铮铮矟矟的沉默。

突然，那只鹰张开巨大的双翼，开始起飞了，一声啸叫，穿过云层。天空是海洋，风是水，鹰翅是桨叶，我听见双桨击水的砰然声，风的浪花四处飞溅，打湿了云彩，也打湿了它的羽毛。它依然自由地俯冲，腾翻，时而扶摇直上，时而低空盘桓。天空不再荒芜，白云不再寂寞。阳光也变得生动。它双爪向前伸着，翎羽抖擞，我清楚地看到它的骨骼、筋肉，雄劲苍健，展示着力与美，张扬着生命的强悍和动感。它的翅膀遮住一片阳光，地面上投下一团阴影。它开始降低了高度，越飞越低了，我听见翅膀撞击风的声音，悲壮得犹如铁骑敲击雪野的声响。我看见它那眼睛了，犀利，灼亮，像两颗燃烧的星。

这是一幅壮美的油画。

我曾见过帕米尔高原塔吉克人的鹰笛，那是用鹰翅膀上最大的空心骨做成的，钻上三个小孔，便吹奏出美妙动人的乐曲。塔吉克语称之为“那依”。鹰笛是塔吉克人的骄傲，是塔吉克族乐舞的灵魂。牧人骑着马，口衔鹰笛，吹奏一曲民歌，排遣寂寞和孤独。在白云飘渺的蓝天下，在碧草如茵的大地上，他们吹着鹰笛，抒发喜怒哀乐的情感，寄托他们对自由和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。鹰是帕米尔高原的神鸟，是自由勇敢的象征。过去，塔吉克人过着狩猎生活，家家都养着鹰，它白天随主人狩猎，晚上给主人放哨，一只好猎鹰往往是传家宝，能活一百多岁，被称为鹰王。

.....

巴音布鲁克草原的早晨变得宽广无边，晨光如水如浪漫溢草滩、岗峦，整个草原变得生机勃勃。帐篷里升起蓝色的牛粪烟，牧马的少年和牧羊的少女，赶着牛群、羊群、马群，游弋在绿草苍茫之中。

我渴望再看见那只鹰，但天空是纯净的蓝，是那一碰就碎的瓷瓶般的蓝。这广阔的舞台，失去了鹰，就会变得寂寞、平淡、平庸。

我听牧人说，那只鹰是老鹰，它要死了，它要进入天堂了。鹰死亡时不是在夜晚，不是在黄昏，总是在早晨，在太阳升起之时。它告别人间时，总要在它曾经飞翔、栖息的空间和土地上盘桓，那是一种痛苦的眷恋，一种生死离别的悲伤，一种庄严的告别仪式。从此世界上再不会出现它的雄姿了，它是太阳的儿子，已经回到太阳母亲的怀抱。

我听罢，油然产生一种揪心的痛苦，我怅然地凝视着苍穹，追寻远去的鹰魂。

地面上有一团游动的阴影，不是鹰的投影，是云。

中午的天鹅湖

我总有感觉，我的读者在警告我：且莫把这篇散文写成风景散文，那将是失败，这类散文比比皆是，碰头碰脸，躲闪不及，你再来凑热闹，岂不是东施效颦、令人讨厌了么？何况风景，是任何天才的作家都难以描绘得真实和传神。风景是什么？是天地万物灵魂的展示，是大自然精神的外在表现，是宇宙之神的杰作，任何文人的风景佳篇或画家的临摹，都是赝品，用时髦的话说，假冒伪劣。譬如湖吧，诗人绞尽脑汁，不就是打了几个比喻么？什么大地的眼睛啊，上帝遗落人间的宝石、珍珠呀等等。其实，湖就是湖，那静幽的一汪